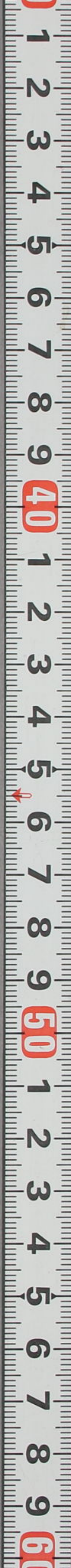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雜篇

卷五



門
號
卷

解莊卷之二十二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明治三六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解莊卷之二十二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宇津水益夫天放解

陸云。讓王以下四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
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著眼處。只在語意背
害。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
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
支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
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
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

解莊
卷之二十二
讓王
後上居藏

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隱疾。總在為物所累。八十一言。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

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上言不以至重而害其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

生。總重養生。所以為道德之書也。五十四言。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石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

終身不反也。

言捲捲動勞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為德未至。陸云。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北人無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百四十五言。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位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陸云。大王事與孟子同。而意殊也。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以尊生為主。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却其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人煞有用處。百七十四言。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所謂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百八言。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

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淮南子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鰲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鎔鄒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陸云。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

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亘韓僖聞之而稱善也。按二祖惠可。斷臂以得達磨之印可者。知重於身者在焉也。百五十九言。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是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陸云。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莫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者也。土苴。糞草也。百六十五言。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持隋侯

之重哉。

陸云。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為者之差也。管見云。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之可測哉。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治身之治。當是持。聖字為冗。隋侯之重字。當作珠。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之世未遠。必得其真。六十三言。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碧虛云。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詘志。而受無名之祿。苟徇妻子之情。而蹢躅於禍網哉。陸水。有道作有。

好。乃云。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百五十八言。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證也。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口義云。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

別故曰三旌。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二百六十六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

憲不忍為也。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以舊衣抵風雨也。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著根曰緹。華冠。裂如開花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則曰為己。此學問不真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也。百四十五言。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到道者忘心矣。

陸云。褊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文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也。聲出金石。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真。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不能道也。八十二言。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陸云。丘之得。謂得其友也。新傳云。夫富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賤。是人之所惡也。好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富貴。居

貧賤不知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淵者。可謂無心矣。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不忘心。百二十九言。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魏牟。封於中山。瞻子。魏賢人。陸云。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也。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也。學道之人。務須降伏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雜。

而神之惡之。在所不免矣。夫我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傷。有重傷之人。得長保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布衣之士。重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雖然。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百十四言。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

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

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凌轢也。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也。屹然奮舞之貌。潁陽丘首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道出口。義云。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二百九十一言。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陸云。舜讓可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按此篇。雖有可取之條。大概非蒙叟之正旨。豈獨以此條為竄入乎。讀者審諸。五十九言。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我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陸云。二人自沈。著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爲自傷生。一至是乎。二百三十一言。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一本有周字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子之節也。

陸云。叔且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

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不幸入國之壞亂。而乘以收功。若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並讀曰傍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污也。苟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不賴此孤高亢戾之行。以激也。直以義不可已。故甘隱而終餓耳。按二子餓死。亦文士之甚詞。既曰采薇焉。得長餓死。直老而

死耳。此段文亦可觀。劉繫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振。於得己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之。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

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劉之論。能回護此篇。以得其義。可以備一說也。二百八十四言。

此篇通計二千七百零八言。論枯槁赴淵之士。以矯過不及之弊耳。要之非蒙叟之本旨。則不強解而可也。以下如盜跖說劍。漁父三篇。其贗最甚。然如其文字。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管見總論云。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善卷至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拔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國者之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

去而入山海。奈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沈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沈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管見之說。猶劉槩之論。畢竟標以讓王。則退讓之士。皆可舉也。唯為與蒙叟之本旨。

不合。諸解往往駁而不恕。雖然狂狷亦為孔子所取。則姑存此篇。以為矯其弊之資耳。篇畢竟辭以雜篇盜跖第二十九。陸云。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孔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知仁義。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僂乎。予故表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翼註云。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隔八十年餘。至子路之死。則百有五十餘歲。雖曰寓言。太不近理。與莊子見魯哀公同謬。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陸云。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啓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天下之大盜。而為是者乎。小城曰保。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

徒大山之陽。贈人肝而鋪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木遇枝則多錯節。可以為冠。帶死牛之脅。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

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物。諸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臣之理丘字誤乎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安得不上告天子

罷兵休卒。收養

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解莊
畫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干干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本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之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一作本有子字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尤者。皆離麗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

然無見色。若死灰。據戰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不免虎口哉。
料。撫也。扁。編同。此段以輕侮聖賢。為莊子之意者。實不知蒙叟之旨。任口而說者。不足取。然自古存以編入此書中。故不得已。而置于此耳。識者固知其贗。千七百四十六言。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

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一作也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美。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作申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陸云。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盡不為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直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本。故所見如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

在於脩行。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不離也。二子之見。苟得。固不足論。子張學於聖門。其言如此。其亦干祿聞達之病。有未盡祛者歟。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作。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其

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謂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士存焉。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則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乎。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耶。是聖賢之言。行自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

者尾。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人道滅絕。故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

觀其寓言。無約。又是全無約束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徇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箇無徇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非枉非直。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

也。無成而業。不以一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淫於富也。無徇而成。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比干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莊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討汝具眼。翼註云。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棄其疏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狄。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呂云。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為學。則

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為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為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疇躇興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己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

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管見云。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辨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六百十三言。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一作世之士焉。是專無守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未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

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兼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受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辨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口義云。窮極四方。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於鍾鼓篴簫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馮音憤翼註馮氣言貨畜不通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

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慮獨見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又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陸云。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如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故富則人歸。

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耶。或故推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門。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

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生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興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恬愉之安。不監於其體。怵惕之恐。與欣懽之喜。不監於其心。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為其所為。而不知為其所以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有此。故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者也。今也。不知有此。是以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

者。而尚不免於患。又況其下焉者乎。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也。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慾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

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監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以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違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

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己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若支體絕。旨甘。儉約以養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

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噤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此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念。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憊。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權疏。外則盛其僕從。可不

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體亦安得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儆省。一旦患至。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見。利亦不得。覆轍照然。曾不之監。繚意絕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此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則亦有可以觀者。口義云。樓。牆上之樓也。疏。窓也。六者。亂。苦。疾。辱。憂。畏。是也。東坡所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者。其見極高。其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列傳。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

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譏孔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以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入。亦猶今列子乎。呂云。佞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碧虛云。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怵。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為者。為興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疊

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為病。寂莫為阨。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

也。以恬淡寂莫之士。觀鐘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為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哉。楊升菴云。佞溺於馮氣。舊註。飲食至咽為佞。馮音憤。憤滿也。按馮音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佞溺於馮氣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

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必作憤音。七百四十四言。此篇通計三千百零三言。盜跖一段全無可取矣。子張一段少似矣。至知和之論。則醒警世人亦足以為據矣。

劉縠總論曰。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人非不知尊孔子。

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殉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其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辨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丹鉛錄云。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於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

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已上諸解。回護讀書。亦有忠恕之意。可美矣。

解莊卷之二十二終

終人死。龍。龍。之。點。昧。昧。以。昧。昧。

